

苏州双山，非她不要。
发起了猛烈追求攻势。
京大另一男老师欧朴杰，
受其叔

宋浩浩 著
文学友，逢此战乱，她决定要
招兵买马支持他们，正好又
学以

雙山

易中天



SHUANGSHAN

长征出版社

雙山
易中天



易中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山/宋浩浩著;—北京:长征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204-574-3

I. 双…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0428号

书 名: 双山

作 者: 宋浩浩

选题策划: 含章行文

特约编辑: 陈计华

责任编辑: 一 苇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ISBN 978-7-80204-574-3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放眼五湖四海
常懷一水雙山

易中天



宋浩浩把他的写作与钱钟书先生勾连起来，他比我更有勇气。而让我所纫佩的，不只是他由此表现出来的勇气，还有他选定这样一个方向的远大理想与超凡见识。

——白 烨



白 烨（著名学者）

作为“80后”中人，宋浩浩是这个特别群体中比较特别的一位。

认识宋浩浩的时候，他尚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正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前身《十年》。我的印象是：他只对读书、写作有兴趣，不大关心由“80后”们点燃的各种文坛热点；而他在读书与写作中，又对传统文学中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更感兴味，尤其是对学贯中西、才学独具的钱钟书更是万分敬佩。这样一些爱好与趣味，使他能够沉下心来，去写自己想写的作品，而不去顾及它会不会火暴，能不能流行。

我一直相信投入与收获的平衡说。宋浩浩的写作及其成果，正是这一说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潜心理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这部《双山》，因为投入了很多的心力，花费了很大的工夫，更因为那份心力与工夫的不主故常，使得这部作品很有一些别样的特色与特殊的分量。

这里，简说三点突出印象与主要感受。

其一，是由想象性的历史叙述，复现了一个抗战背景下的京大学人的

故事。这个故事，大致由两个部分衔接而成，前半段是迁校引发而来的京华大学的种种乱象，以及由曾处长“做媒”、贾副校长“跑官”等构成的儒林官场万象；后半段是林涵韵等为去上海、南京另谋别校，在兵荒马乱的路途中的颠沛流离过程。

按说，像京华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本不应该有什么官场，更不应该有什么腐化，但从曾芜辽处心积虑地要为商会马会长的儿子拉纤说媒，私下背着妻子包养情人；贾弘毅为使自己能够“扶正”，搜罗国宝级的文物字画托马会长到教育部打通关节，以及大宴各界名流，攀附各种关系，却让人觉着不似官场胜似官场，为斯文扫地而倍感悲哀。而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的林涵韵等谦谦学人，或被利用，或被压抑，或被欺侮，就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欧朴杰、林涵韵等几位教授与讲师搭帮结伙回南方的一路，就更是吃苦受累，屈辱不断，把知识文人的无告与悲哀，显露得淋漓尽致又入木三分了。

作品看来像是避绕着抗战的烽烟与战火，来主写高校与学人的处境与生态的，贪婪的曾处长、嗜权的贾副校长他们，确乎是在借机钻营谋私，而欧朴杰、林涵韵等正直人士也没有想过自己能为眼下的抗战做些什么，只是一门心思地希望延续教业，权且偏安。但教书教不成，偏安偏不安，这又在间接的意义上，书写了抗战强加给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巨大动乱与严重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也是以自己的方式侧写了抗战。

其二，以典型化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描写了欧朴杰、林涵韵等一群男女学人，以及曾芜辽、贾弘毅等一些学界官人。如许不同类型的各色人物，都聚集在作者笔下，而且既要照应好他们的各有层位的相互关系，又要描绘出他们彼此不同的个人性情，这绝非一件易事。但作者用背景穿插、事件连缀、细节描述与语言烘托等多种手法，从容不迫地一路写来，使得每个人物从样貌到个性，都有声有色，形神毕肖。比如，曾芜辽的趋炎附势，贾弘毅的官欲熏心，欧朴杰的任劳任怨，刘若彬的贪图小利，

等等，都以典型化的细节描写，让人过目难忘。其中，尤以林涵韵的冰清玉洁和鹤立鸡群，成为作品中不是主角的主角。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然寄寓了自己许多美好的想象与想望：她清纯、本色，却自有自己的主见；她文雅、漂亮，却更有不流凡俗的内涵与修养。曾芜辽介绍她认识马骏，她虽然不悦却也不温不火，对待喜欢她的马骏，她并不动心却又不卑不亢。一旦决定了去上海沪光大学，她就坚定不移，因而在险象环生的旅途里忍辱负重，并力所能及地帮助欧朴杰排忧解难。应该说，无论是在京大校园，还是在南行路上，事件本身决定了她非属主要角色，这使她并未能真正展示出自己的应有魅力来。但置身于众多人物之中，她依然熠熠生辉，并以她的纯洁、温婉与贤淑，使作品涂上了一抹引人的亮光。

其三，幽默性的文笔贯穿故事叙述的始终，状物、抒情与议论，都颇具功力，颇有内涵。

幽默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为艺术创作所应有，又为艺术创作所少有，因为它看起来是外在言语的表露，实际上却是内在智慧的流露；需要语言、感觉与智慧的三位一体。宋浩浩对于幽默的文笔情有独钟，也深谙个中之奥秘，并确实具备了把它化于自己的小说叙述的才力，因此，作品无论是一些故事细节的设置，还是见诸于故事叙述的挑逗文笔，都是或埋有反讽的意味，或藏有嘲讽的意趣，使故事之外的语言本身，颇值得人在阅读中咀嚼与玩味，在整体上，又给作品带来一种儒雅与讽喻相杂糅的特殊韵味。

宋浩浩在小说语言上的这种造诣，虽然有时还显得有些外露，有时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此种审美的情趣与已有的水准，放在年轻一代作者中，尤其是“80后”群体中来看，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实属凤毛麟角，已然十分不易和难能可贵。可以说，仅在语言表现的独特追求上而言，他已经把别的同代作者，远远甩在了身后，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宋浩浩在给我的短信中，曾表示过他要以他的这本书“向钱钟书先生



致敬”这样的意思。也同样让人尊敬。钱钟书先生是我最为敬仰的文学大家，在他生前也有过一些交往。我这些年很少谈及有关钱钟书先生的人和事，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沉淀，钱钟书先生就益发显得伟大，越来越走向高不可攀和遥不可及，不仅难于言尽，而且难于言说。

宋浩浩把他的写作与钱钟书先生勾连起来，他比我更有勇气。而让我所纫佩的，不只是他由此表现出来的勇气，还有他选定这样一个方向的远大理想与超凡见识。我想向作者说的是：方向很对，好好努力，不为结果，但求过程。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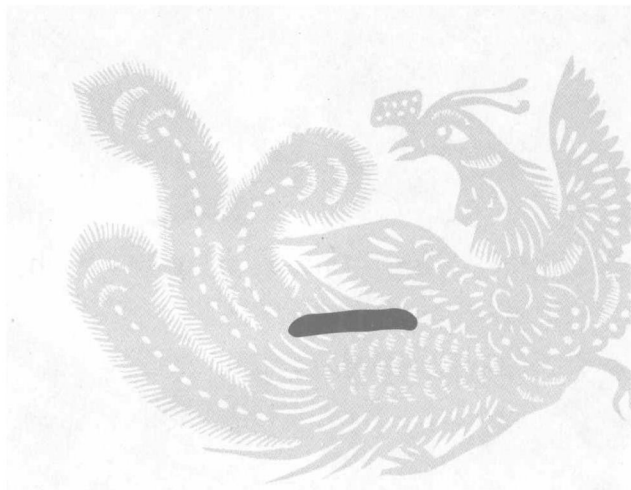
2009年3月5日于北京朝内

目 录



一.....	2
二.....	36
三.....	68
四.....	101
五.....	131
六.....	159
七.....	195
八.....	209
附录.....	216
后记.....	237
再记.....	240





北平城号称固若金汤，却经不起日本飞机播种似的轰炸。被炸出的无数弹坑和掀翻的地皮，从高空远远俯瞰下去，好比是张得过天花，又染上牛皮癣，可以一层层剥皮的沧桑老脸。日本人恰恰就是羡慕中国物产富饶，是碗难得之好汤，这不，还是金汤。因此，他们不怕烫了他们的樱“花”小嘴，不远万里，跨过海峡，来中国喝金汤来了。北平城的各所大学，也难以幸免被飞机投下炸弹——这日本人唯一慷慨的馈赠。那日本，原本是重教育的民族，因此对几所学校的轰炸还算留情，日本人又以节约资源著称于世，那炸弹投着投着也舍不得了，所以只炸坍了那一人多高的围墙零带几座食堂，这仿佛在暗讽他们——外头都兵临城下了，还弄个围墙，装隐居的陶渊明不问世事吗？外面民不聊生、饥不果腹，这里还为吃饭专设一个豪华大礼堂吗？从这点上来说那几颗炸弹，不免还歪炸正

着，炸出点国人从此都爱国爱家的正面指导意义——这倒不是佛教里开启智慧的醍醐灌顶，乃是炸弹灌顶。教授们向来以严谨细心著称，想来连“心”都细了，那胆的尺寸也必定小，几声炸弹响过，连同黑板上笔力虚弱的粉笔字，都被吓得个个惨白，差点也没骨气似的震落下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教授们已无心授课。学生在下面拍桌尖叫，几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则站起来大嚷，打倒弹丸小国的侵略者，打倒烧饼国。想来日本与中国的版图比，仿佛跳蚤之于雄鸡，但就是那只小跳蚤已然跳到了雄鸡身上，左啄右咬，搅得举国不宁，只是没人把这只旱鸡比做善泳的鸭，可以随身带着狡猾的跳蚤，一口气潜到东边的茫茫太平洋里，使它窒息。

讲师林涵韵所教的班已是大二，在这所北平城一流的学校里，林涵韵就学问来说显然只是不起眼的小丫头，比不得那些满腹经纶的老教授，不过老教授的人品、学问和他们的秃顶一样，光滑而无赘余。多半也都够得上资深教授，当然这资深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而已，外人看来不过是工资稍高，城府颇深的“资深”罢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学校里一切的勾心斗角，像治愈的红疮一样，都暗暗隐去，教授们心齐得好比实验室里刚发明的伦琴射线——笔直得没半点曲线。救国救亡他们没那个本事，整天拿笔杆子的没有法术，充不得神笔马良，变不出能出政权的枪杆，不过可以做些舆论宣传和动员的事。林涵韵在学校教师中的名气倒并不是因为学问，是因为她的相貌，穿着蓝色上衣，黑色素裙，夹着几本教科书备课本。走在学校里，除了顽皮好奇的男学生在教室里指手画脚偷看外，几个青年男老师也忍不住自己的馋眼，不幸还迎头撞过走廊中的石柱。这几个男教师常在私下感叹，林涵韵真可够得上“一顾倾人城”的标准了，果然正中其谏，她当讲师没半年，这北平城就快给小日本倾了。



林涵韵并不是北方姑娘，出生在苏州一个名叫双山的地方，此地乃为长江中一美丽岛屿。其实我国的文学名著《诗经》里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分明就是暗示和提醒那些后世痴情人，找美女得往水多的地方找，《诗经》告诉我们那些绝世美女，基本上都出生在水的上游或者小岛之上。人们常说“多喝水能美容”，想来离江河近了，那些女孩就是不喝，光用水洗洗脸也能除去脸上的尘垢三分，洗出五分娇媚。很难想象，要是美女生下来就在缺水的沙漠戈壁，鼻子碰得满是黄沙和仙人掌刺，必定肿得像草莓大蒜，叫她怎能美得起来。

林涵韵生于此岛，想来沾染了江南水乡的灵气，在这枯燥乏味的学校里，她简直就是朵南方栽培过来的荷花，妩媚灵慧得让人生嫉。苏州人杰地灵，古来多出寻章摘句之徒，也就是所谓的才子，想来才子都是佳人所生，很难想象才子他妈会比东施还丑，所以苏州佳人自不在少数。林涵韵不能说出生名门大家，但她家在故乡也算得上书香门第。林涵韵的父亲林樾可称得上是位儒商，茶叶丝绸生意做得富甲一方，不过他不像乡里的那些暴发户一样俗不可耐。他生意的零头全都拿去购书，家里也算得上汗牛充栋，林涵韵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比同龄孩子多了书卷气。她从小就博闻强记，每逢商友文友来拜访，林樾就让七八岁的女儿大段大段地背诵唐诗宋词，客人皆夸涵韵聪慧，拱手作揖对林樾赞道林家出了个女秀才。林樾虽仅得一女，但她聪慧过人，却也觉得无甚失落，一心希望女儿将来不让须眉，做点事，最好到京城里做事。女秀才仅在乡里吃得开，林涵韵现在在国立大学教书，充得前清时的翰林院国子监，所以至少也得算个女进士，苏州双山的老父在人前为此常自豪得不得了。

这回，父亲林樾在苏州眼皮老跳，又听闻北平被日本飞机轰炸

了，心想学校会不会也遭殃，赶忙拍电报通知林涵韵回苏州避避。林涵韵生怕老父母担心，随即回了一个电报，说北平虽然吃了炸弹，自己学校还是安全可靠的，说日本人只炸军用设施炸、政府机关。当然她不能把学校围墙食堂被炸的事告诉家人，免得他们担心会不会明天不长眼的炸弹炸到女儿的教室前和宿舍床上。

接连几天，日本飞机没再光顾学校上空，那坍塌的围墙和食堂，一片废墟，教务处长精打细算，命一群男生在废墟上拣着整砖，然后垛到一边，说以后还有用场，可以节省开支。任何一所学校的开支预算，都不会把诸如炸弹轰炸之类的意外因素归到里面，所以教务处长曾芜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心里有怨气是没用的，只能安慰自己，人家牛津剑桥等西方名校，本也没有什吗围墙，学院都像妓女的姘头一样散落在城市间。这一炸倒不失把学校给炸大牌了，至于食堂没了也无所谓，教室到正午兼作食堂，正可谓学而“食”习之，学完就吃，吃完就学，倒也算机构精简。此时那些男生搬得双手发软，终于把整砖堆在了一边，心里恨透了日本人。

京大副校长贾弘毅表面心疼自己学校的惨状，一改往日哼着曲子走路的习惯，方步还是要踱的，非如此不足以表明他这个国子监准祭酒的官威，正好遇见了教务处长曾芜辽迎面走来。

曾芜辽是东北辽宁人，不过此人倒没有北方人的豪爽气，一肚子的阿谀肠子。他当上这个教务处长全有赖贾弘毅的提携，贾弘毅原也不服正校长一人独揽大权，私下也栽培了不少党羽，这曾芜辽是党羽中最值得重用的人，极有鹰犬气质，可以死心塌地为自己办事，所以委以处长重任。

曾芜辽半躬着身迎上去：“校长！”这个“校长”的称呼极有含义，曾芜辽自己是中文出身，知道避讳，要是直称“贾”校长，那吗他必定不开心，相反这位校长要是姓郝，那么曾芜辽必定改口

直称“好校长”，恰好给马屁一个包装隐身的余地。

贾弘毅挺着和战争年代不相配的肚皮，两眼垂直下去看不见脚尖。对曾芜辽“嗯”了一声。曾芜辽递上一支百灵牌香烟给贾校长，校长伸手制止，说：“不抽，不抽，学校里还是少抽得好，免得学生效尤……啊，对了，小曾啊，晚上你有空吗，到我家来一下，顺便有些事要跟你说。”

曾处长听说贾校长主动请自己到他家中，心想必定又是什么好事美差，连连点头应承，嘴里“欸欸”不停。贾弘毅在看了看走廊南面的围墙和食堂后又问曾芜辽：“围墙和食堂是被炸了，但是，啊，里面还是有些好砖的嘛，现在学校的财务也很紧，能省则省，你可以叫几个学生把好砖拾一边嘛，以后也许能用。”

曾芜辽唯恐贾校长担心此事：“校长，您放心，我已经派学生清理拾掇过了。”曾有着这样聪明机灵的头脑，不愁将来仕途上不飞黄腾达。揣摩上司心思的能力，恐怕京大除他以外，再无二人。贾校长半带欣慰，红光满面地看着曾芜辽，露出被烟酒熏得黑而腐臭的牙齿说：“好啊，这就好嘛！”心里暗想这曾芜辽自己没看错，会办事，值得提携，俨然忘了围墙和食堂被炸的校耻。

贾校长走了过去，曾芜辽还不住地点头哈腰，说晚上一定拜访。

曾回到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中多是兼任教员的教授，就他一人是全职的官员——处长，处长仿佛处女，并不意味着高高在上，只好似刚刚开始，上面还有司局级的副校长，还有副部级的校长，曾芜辽自知自己仕途刚刚起步，时常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不料他办公室中的同事，个个没他官瘾大，也没他幸运，更没有有人提携，所以都不入他“官”眼，他的谨慎谦虚在自己办公室没了半点影子，说话都以“校长对我说了”来压阵。同事得罪不起他，个个背

地给他起绰号“真无聊”。无聊的最高境界是无论别人怎么说，自己永不觉得无聊，曾芜辽早具备了这种能力。他没有忘了晚上拜访贾校长家的事，早早又离开办公室回了家，这样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

对曾芜辽来说，所谓去上司家的准备，除了言辞上的，主要的还是物质上的准备，下属和上司之间是够不上礼尚往来的，曾芜辽从来给贾校长的礼都像是打狗的肉包子。不过这种往来，隐伏在潜规则中，贾校长这样的烟鬼，抽了曾芜辽的百灵烟，喝了法国洋酒，必定在曾的仕途上给以提携，所以这打出去的肉包子，充其量还相当于是被曾芜辽自己吃了，当然这也恰符合他那四足犬科爬行动物的身份——这个“爬”是官员往上爬的爬。

晚上回到家中，赶忙把贾校长晚上约见自己的事告诉自己的太太，曾太太是无锡人，平时精打细算，关键时候却支持丈夫，深明大义，一切以他的前途为重。曾太太姓李名结尔，仿佛法语中的“Ligie”（海蟑螂，海蛆），果然曾太太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李结尔的父亲当然是地道的无锡人，她妈却是中法混血的。开始曾芜辽暗自寻思着，能否沾点丈母娘的外国血缘，陪着老婆一起溜到法国过好日子，哪知他丈母也是位弃婴——弃在中国的婴儿，是她的中国母亲拉扯大的，直到和李结尔父亲成婚。李结尔从小长在无锡，只在耳朵中听说外公是当年来中国的一位法国传教士，自己身上还留着法国人的血，不过这也许是对传教士的讽刺，教倒没传出什么名堂来，种倒播传了不少。她继承了“混血儿的儿”的智慧，从小就是个学习的料，一不小心就从无锡考到了最高学府京大，曾芜辽是李结尔的师兄，两人是在学校认识结合的，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结尔为人妻这几年后，真成了肥水，体重腰围大增，一改以